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下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  
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  
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衆將回新野便具卑辭厚幣之禮同關  
張前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畱戀之情恐怕孔明不  
去遂乘馬直至卧龍岡下馬入莊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  
事故庶曰庶本要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來召故捨  
此而往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  
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崇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祭之  
犧牲乎所言之義性者乃祭之牛馬當以草料畏弗相  
釋義養衣以養之期殺之其言因徐庶所相輕也  
而入庶乃羞慙而退一馬走新程而定許昌見母未知玄德來請孔  
明還是如何

劉玄德三顧茅廬



茅結一廬鷓鴣群中儀瑞鳳

劉玄德三顧茅廬



禮隆三顧魚蝦隊裡探真龍





將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徐庶臨別玄德故薦諸葛亮有王佐之才  
自趨程回許昌曹操聽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謀士出  
來迎接入見操恭拜禮畢操曰公乃高明遠身之士何故屈身而事  
劉備乎庶曰勿自述難適於江湖偶至新野與劉備交會老母幸蒙  
慈念庶不勝愧感德曰今室在此汝可晨昏侍奉盡人子之道吾亦  
得聽清誨矣庶拜謝而出急去見母泣拜於堂下徐母大驚曰汝何  
向至此庶荅曰近於新野從事劉豫州偶得母書故星夜至此徐母  
勃然大怒曰辱子飄蕩江湖二十餘年吾以為汝習儒學業日有進  
益何期反不如初也汝自幼讀書須知忠孝之道不能兩全必識曹  
操欺君罔上之賊劉玄德仁義布於四海誰不仰之况乃漢室之尊  
吾以為汝得其主矣今憑一紙偽書更不推辭詳其虛實遂棄明投  
暗自取惡名汝真匹夫也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玷辱祖宗之德空  
生於天地之間耳罵得徐庶伏於階下不敢瞻視母自轉于屏風後

少時人忽報曰老夫人自縊於梁間徐庶慌入救時母氣已絕史官  
有詩讚曰

賢哉徐母德被中土守節無虧於家有補教子多方處身自苦氣  
若丘山義刻肺腑讚美豫州毀陵魏武不畏鼎鑊不懼刀斧惟恐  
後嗣玷辱先祖伏劍同流斷機作伍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賢哉賢  
哉留芳萬古

是日徐庶哭絕於地良久復甦音曹操使人賫禮吊問破木為棺槨  
操親往祭奠厚葬於許昌之南原徐庶居喪操重賜之操欲商議南  
征荀彧諫曰天寒未可用兵姑待春暖可往冀州引鑿漳河之水作  
一池名玄武池於內教練水軍然後長驅大進可席捲而得矣操從

之遂按兵不動却說劉玄德安排禮物欲往隆中釋義按通鑑

襄陽隆中隆中本博望云孔明居孔明於南陽鄧縣考曰隆中謁諸葛亮只聽門外人報有一先生我  
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必是孔明也遂整衣出迎視



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乃拜問曰：「備自別山頗軍務繁雜，有失拜訪。幸臨光降，大慰仰慕之思。」徽曰：「近聞徐元直在使君處，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下徐母，徐母遣人持書取回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操之計也。吾素聞徐母大賢，雖遭曹操囚下，他安肯持書喚子？此書必詐也。」徐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之，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其母乃貞烈之人，必羞見其子也。」玄德遂問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汝既去，便罷。又惹他出來嘔血也。」釋義：此是司馬徽先見之明也。便。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其人乃瑯琊郡人也，博學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釋義：博，凌嶺川。汝南，並郡名。并徐元直為友，甚密。常一處學業，此四人務於精熟。惟孔明獨觀其大畧，每晨夜相隨，孔明自抱膝長嘯，而指四人曰：「汝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眾皆問孔明其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可見其人之志也。玄德曰：「何潁川多賢乎？」徽曰：「昔有殷旭、音善觀善觀。」

天文見羣星聚於潁分，對人曰：「其地必聚賢士。」後人有詩曰：

蜀郡靈樞轉，豐池寶劍新。將軍臨北塞，天子出西秦。未到一台輔，曾為五老臣。今宵潁川客，誰識聚賢人。

徽又曰：「孔明居於隆中，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考證：按通鑑，孔明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時有雲長在側曰：「某聞也。」

管仲，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樂毅克齊七十餘城，二人皆春秋名人，功蓋寰宇之士。孔明自比，豈不

太過也？徽曰：「孔明安敢妄比二人？」以吾觀之，只可比這二人。雲長曰：「可比那二人？」徽曰：「可比興周朝八百餘年姜子牙，旺漢江山四百餘載張子房也。」眾皆愕然。徽笑曰：「下城相辭便行，玄德相留不住，微仰天大笑，雖卧龍得其主，不得其時，言罷飄然而去。」玄德嘆曰：「真德居賢士也。」次日玄德同關張二人，將帶數十人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







聞先生大名請席地而坐少請教一言二人對坐於林石之間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欲見孔明何意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何干笑曰公以定亂為主雖是良心但恨不明治亂之道玄德請問曰何為治亂之道州平曰將軍不棄聽訴一語自古以來治極生亂亂極生治如陰陽消長之道寒暑往來之理治不可無亂亂極而入於治也如寒盡則暖暖盡則寒四時之相傳也自漢高祖斬白蛇起義立襲秦之亂而入於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由治而入亂也光武中興於東都復整大漢天下由亂而入治也光武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起干戈此乃治入於亂也方今禍亂之始未可求定豈不聞天生天殺何時是盡人是人非甚日而休又聞大道不足而化為術術之不足而化為德德之不足而化為仁仁之不足而化為儉儉之不足而化為仁義仁義不足而化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為五帝五帝不足而

化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為秦漢秦漢不足而化為黃巾黃巾不足而化為曹操孫權與將軍等輩互相侵奪殺害羣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玄德謝曰適蒙先生見教不知孔明往於何處州平曰吾亦欲尋去未見耳玄德曰請先生同往敝縣若何州平曰山野之人無意於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雲長曰州平之言若何玄德曰此隱者之言也吾固知之方今亂極之時聖人有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其理固是也漢室將危社稷分崩庶民有倒懸之急吾乃漢室宗親况有諸公竭力相輔安能不治亂扶危曾忍坐視也雲長曰此言正是屈原雖知懷王不明猶捨力而認宗族之故也玄德曰雲長知我心也遂回至新野住數日時值隆冬玄德使人於孔明



回報曰。諸葛亮已在庄上。玄德便欲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之曰。汝不讀書。豈不聞孔子有云。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而不往也。今見賢不以其道是欲入而自閉其門也。孔明當世之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來謁孔明。未知見否。還是如何。

### 玄德風雪訪孔明

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中天氣嚴寒。彤雲密布。玄德同關張引十數人前赴隆中。求訪孔明。行無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粧。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且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教孔明見吾懇懇之意。如兄弟怕冷。汝可先回。飛曰。死且不怕。尚懼冷乎。但恐哥哥工勞神思。玄德曰。汝勿多言。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見路傍酒店中。一人作歌。玄德勒

馬於酒旗之下。聽其歌曰。

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音石橋壯士。誰能伸。廣施三百六十鈞。風雅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黃龍負舟涉孟津。釋義武王伐紂。率諸侯渡孟津河。有黃龍負舟。牧野一戰。血漂杵。朝歌一旦誅紂君。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中。隆準公。高談大霸。驚人耳。二女濯足。何賢逢。入關馳騁。誇雄辯。指麾衆將。如轉蓬。東下齊城七十二。更有何人堪繼踪。二人功蹟尚如此。至今誰肯論英雄。

### 又一人擊牛而歌曰

吾皇提劍清寰海。一定強秦四百載。桓靈未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餽青蛇。飛下御座。傷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姦雄萬里皆鷹揚。吾儕六欲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獨善甘身盡日安。何須萬古名不朽。



往復茅廬凍合溪橋山石滑

玄德風雪請孔明



漲漫風雪寒侵鞍馬路途賒





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此必是卧龍先生遂下馬入店見二人  
凭卓筯對坐飲酒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曰二公  
何者是卧龍先生也面白者曰將軍欲尋卧龍何幹玄德曰劉備乃  
漢左將軍領豫州政見居新野城今欲見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  
面白者曰吾等非卧龍之友也吾乃涪川石廣元此是汝  
南孟公威皆隱居於此地玄德大喜曰倘隨行有馬匹敢請二公同  
往卧龍庄上共語廣元曰吾等皆是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  
之事空在世無益君請上馬可見卧龍矣玄德辭二隱者上馬投卧  
龍岡來到庄前下馬扣門童子出門玄德曰先生在庄上否童子曰  
見在堂上讀書劉玄德遂跟童子入見草堂之上一人擁爐抱膝而  
歌曰

鳳翱翔於萬里外無玉不棲吾困守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耕於  
隴畝兮以待天時聊寄傲於琴書晝日吟詠平詩逢明主於一朝兮

更有何遲展經綸於天下兮開創鐵基救生靈於塗炭兮到處呼  
夷立功名於金石兮拂袖而歸

玄德上草堂施禮曰備入慕先生無緣拜會昨因徐元直稱薦敬到  
仙莊不遇空回今特冒風雪而來得見尊顏實為萬幸那箇少年慌  
忙答禮而言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而問曰先  
生又非卧龍耶其人曰卧龍乃家兄也道號卧龍一母所生三人大  
家兄諸葛瑾見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二家兄諸葛亮與其躬耕  
於此其乃孔明之弟諸葛均也玄德曰令兄先生何處閑遊均曰博  
陵崔州平相邀閑遊不在庄上二日矣玄德曰二人何處閑遊均曰  
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僻  
之中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向玄德曰劉備如此  
緣分淺薄兩番不過大賢嗟呀不已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既先生  
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已親請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玄德請



問曰備聞令兄熟諳諸葛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之曰汝豈知玄機乎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去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在駕來臨數日之後備當又至矣願借紙筆留一書上達令兄以表劉備慇懃之意也均遂具文房四寶劉玄德呵開凍筆拂展雲箋其書曰

漢左將軍宜城亭侯司馬校尉領豫州牧劉備歲經兩番相謁仙莊不遇空回惆悵怏怏不可言也切念備漢朝苗裔忝居皇叔濫當典郡之階職係將軍之列伏覩朝廷陵替緝紀崩摧當群雄亂國之時惡黨欺君之日備心肺俱酸肝膽幾裂雖有巨濟之忠誠柰無經綸之妙策啓仰先生仁慈惻隱忠義慨然展呂望之良才施子房之大器備敬之如神明望之如山斗如求一見而不可得再容卜日齋戒薰沐特拜尊顏乞垂電覽鑒察幸幸建安十二年十二月吉日再拜

玄德驚罷逡巡諸葛均均送出莊門外玄德再三慇懃致意均皆領諾入莊玄德上馬忽見童子招手籬外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一人暖帽遮頭狐裘被體騎一驢後隨帶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誦梁父吟詩一首

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空中亂雪飄改盡山川舊仰面觀太虛想是玉龍開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白髮銀絲翁豈懼皇天祐

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

考證 古本作盛 感皇天佑

玄德聞之曰此必是卧龍先生也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進前作揖諸葛均在後曰此非卧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問曰適間所誦之吟極其高妙乃何人所作黃承彥答曰老夫在女婿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却纔過橋偶望籬落間梅花感而誦之玄德曰曾見令婿否黃承彥曰便是老夫逢來看拙女小婿矣

考證 黃承彥乃河南名士一見諸葛孔明而異之後孔明要取



妻承彥曰聞君釋婦吾有一甥女黃頭而色黑才甚相配肯否納乎孔明忻然而娶之特人一笑為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承彥女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呼滿天回望卧龍岡悒快不已後人有詩道風雪訪孔明其詩曰

一天風雪訪賢良不遇空回意感傷凍合溪橋山石滑寒浸鞍馬路途長當頭片片梨花落撲面紛紛柳絮狂回首停鞭遙望處爛銀堆滿卧龍岡

又詩曰

見說南陽隱士賢相隨不見又空還野悵怯冷號林麓塞鴈驚寒下水灣着地亂雲迷草徑搖天殺氣撼柴關蕭蕭鞍馬歸來處一望淵淵漫雪滿山

玄德回新野之後在忍苒新春命卜者揲著音揲擇日已定遂齋戒三日薰沐更衣準備鞍馬車仗再往卧龍岡謁孔明時關張聞之不悅乃挺身攔住而諷其言還是如何

### 定三分亮出茅廬

玄德之所以大過人者  
在此一事不然便下  
吳魏矣

却說玄德因訪孔明二次不遇再往南陽關張諫曰兄長二次親往茅廬相謁其禮太過矣想諸酋亮虛聞其名內無實學故相辭也避而不敢面遁而不敢言豈不聞聖人有云毋以貴下賤毋以衆下寡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汝讀春秋豈不聞桓公見東郭野人之事耶齊桓公乃諸侯也欲見野人而猶五返方得一面而况於吾欲見孔明大賢耶考論昔日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之從者止之曰萬乘之君而不得見布衣之士一日三往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之傲仙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吾豈敢傲伯王乎五返關公聞此語曰兄之見賢如父王謁太公也張飛曰哥然後見焉為論武藝不如誰何故將這村夫以為哥差矣俺兄弟三人縱橫天下大賢僻之甚矣今番不須哥哥去罷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就縛將來玄德叱之曰汝勿亂道豈不聞周文王為西伯之長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謁姜子牙子牙不辭文王侍立於後會斜不退子牙却纒與之交談了開八百年成周天下如此敬賢弟何太無



國定三分魚到南陽方得水

定三分亮出草靈



祚延一統龍飛天漢便為霖





禮汝今番休去我自與雲長去走一遭。酒曰：既是哥哥去呵，兄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生事。諸葛孔明曰：若果是領數人往隆中來，比及到庄，離半里下馬步行，正遇雲長，飄然而來。玄德慌忙施禮，問之曰：令兄在庄上否？均若曰：昨將軍回，將軍可與相見。均長揖一聲，投山路而去。玄德曰：今番雲長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哥哥去，也不如何故辭之？玄德曰：他各有事，汝豈知也。來投庄前扣柴門，童子開門，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專來請見童子。曰：雖然師傅在家，世堂上書寢未醒。玄德曰：教且休報，覆分付關張你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縱目觀之，自然幽雅。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榻之上，玄德叉手立於階下。將及一時，先生未醒，關張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與雲長曰：這先生如此傲人，見俺哥哥侍立於階下，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急忙扯住，飛怒未息，却說玄德凝望

堂上見先生翻身將及起，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不可驚動，又立一箇時辰，玄德渾身倦困，強支不寐。孔明忽醒，口吟詩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孔明翻身問童子曰：曾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等。多時孔明急起身曰：何不早報？尚容更衣。孔明轉入後堂，整衣冠出迎。玄德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飄然當世之神仙也。玄德下拜曰：漢室之鄙徒，涿郡之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震耳，非常兩次至仙庄，已書姓名於文几，未嘗覽否？孔明答曰：因陽田天，觸事妙，願屢蒙將軍枉駕，降臨下情，不勝感。人做禮，一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有濟世之心，但恨年幼才疏，不能治政，有悞下問。玄德曰：可為編採。玄德曰：之語，豈有虛謬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見教。孔明曰：一深石直世之真士，元乃一耕夫耳。



安敢以談天下之事。二公遂去。將軍拾美玉而就頑石。此皆悞矣。玄德曰：夫人以學成文武之才，身行道於當世，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為孝也。救民於水火之中，致君於堯舜之道，此乃為忠也。先生抱經世之才，而甘老於泉之下，恐非忠孝之道。孔子尚遊於諸國而教化世人，望先生圖同患難而賜教之，實為萬幸。言罷，又拜孔明笑曰：將軍既欲聞愚說，當盡言。露於衷，願聞其志。玄德屏退左右，趨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暗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釋義：猖音厥，也。音厥，也。音厥，也。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孔明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計。曹操比袁紹則名微而將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釋義：按通鑑，沔音米，禹貢荆州註曰：

後果一如其言

玄德向少智謀之士，今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吳魏諸臣莫能對。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利盡南海，東連吳會。釋義：吳都曰吳會，今蘇州府是也。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釋義：財物所聚曰府，益州之地物產饒多，可備支。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安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以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言罷，命童子將畫一軸掛於正堂，指而言曰：乃西蜀五十四州之圖也。昔日李熊曾與公孫述云：西川沃野千里，民物康阜，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荆州為本，後取西川建皇都，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其言，避席拱手謝之曰：先生之言，頓



開茅塞音色使備撥散雲霧而仰面觀青天耳但恨荆州劉表益州劉璋此二人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在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人又後亦必歸於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萬古之人不及也史官有詩讚曰

堪愛南陽美丈夫願將躬主白匡扶片時妙論三分定一席高談自古無先取荆州與帝業後天西蜀建皇都要知鼎足為形勢預向茅廬指畫圖

又生曰

南陽諸葛亮高坐論安危談笑三分三國英雄鎮四夷孫權承地理曹操得天時獨許劉玄德西川創帝基

玄德頓首謝曰備雖名微德薄而先生同往新野與仁義之兵拯救天下百姓孔明曰亮久樂耕鋤不能奉承尊命玄德苦泣曰先生不肯匡扶生靈漢天下休矣言畢淚沾衣襟袍袖掩面而哭孔明曰將

軍若不相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遂喚關張入拜謝獻上金帛禮物孔明固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次日收拾同出茅廬昔日文王夜夢非熊往渭濱請姜子牙同車載歸立成周天下後胡曾先生有詩為證詩曰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

漢光武曾三堂嚴子陵胡曾先生有詩曰

七里清灘映石梁九天星象照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誰解登

今玄德請孔明出茅廬胡曾先生有詩曰

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土石不垂三顧爭得先生出舊廬



次日諸葛均問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早廬也汝可耕躬於此以祭天時勿得荒無田畝付吾功成名遂之日即當歸隱於此以足天年以拜而領諸後人有詩為證

身未升騰思進步功成不忘去時言只因先主叮嚀後日落秋風五丈原

杜工部言此句亦能也有詩曰

遺廟丹青落隆中草木長受命輔後主不復卧南陽

孔明出茅廬時年二十七曾子固有古風為證

高皇手提三尺雪碓礪白蛇夜流血平秦滅楚入咸陽二百年前幾斷絕大哉光武興洛陽傳至桓靈又崩裂獻帝遷都幸許昌紛紛四海皆豪傑曹操專權得天時江東孫氏開洪業孤窮玄德走天下獨居新野愁民厄南陽卧龍有大志腹內雄兵分正奇只因徐庶臨行語茅廬三顧心相知先生方年一恰三九收拾琴書離

隴畝先取荊州後取川人展經綸補天手縱橫舌上鼓風雷談笑

曾中煥星斗龍驤虎視安乾坤萬古千年名不朽

玄德與孔明同載而歸於新野食則同卓寢則同榻終日議論心地開快共議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居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渡江探聽虛實容作良籌玄德從之使人往江東探聽還是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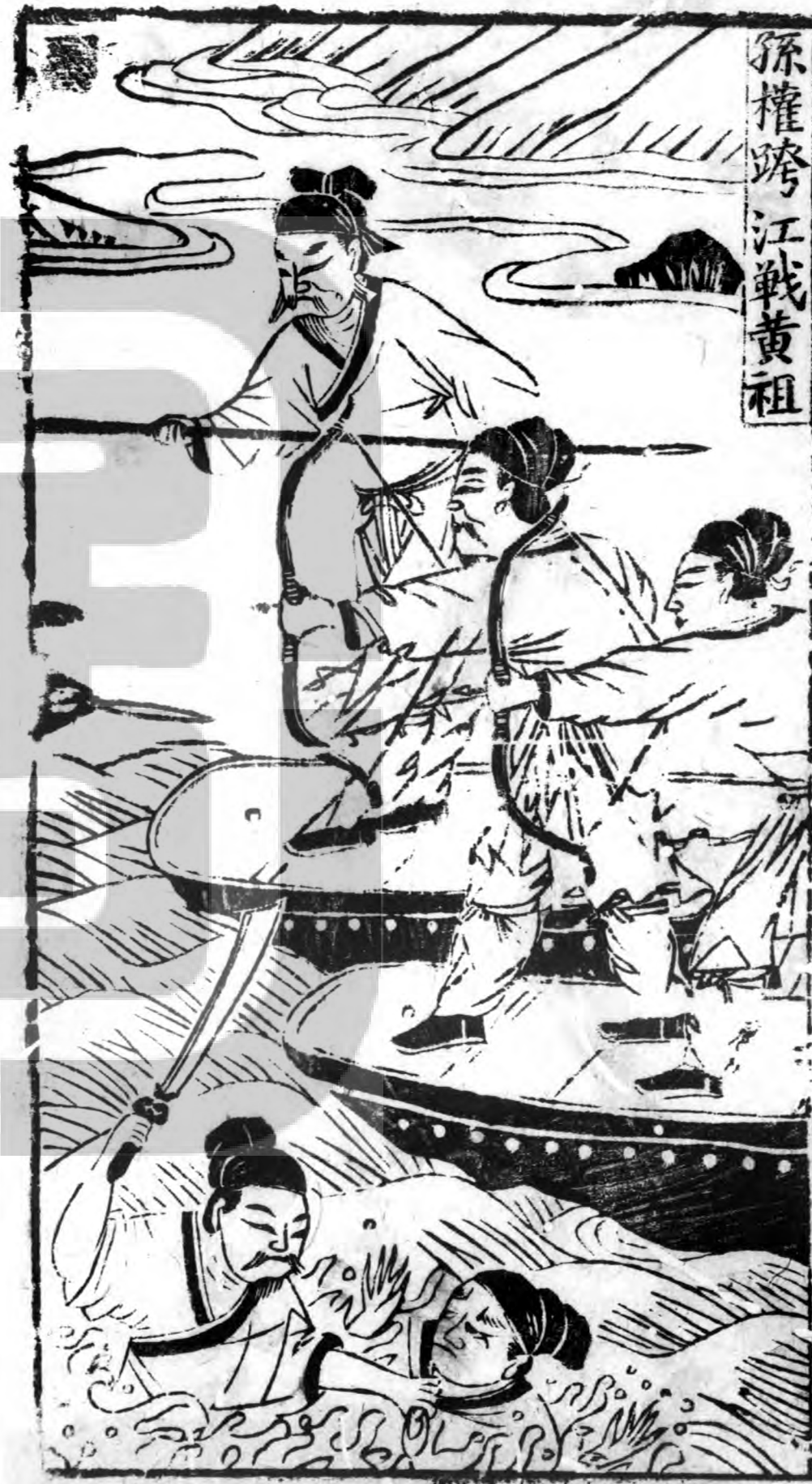
孫權跨江破黃祖

孫權自建安五年孫策死後據住江東帝保表為討虜將軍自承父兄之基業廣納賢士重用謀臣開設賓館於吳會顧雍張紘接待諸賓連年以來你我相薦遂得數十人一人乃彭城人也姓嚴名峻字曼才一人乃會稽山陰人也姓關名澤字德潤一人乃沛縣竹邑人也姓薛名綜字敬文一人乃汝陽南頓人也姓程名秉字德思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朱名相字女幾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績字



全修三國志卷之八十四  
耀武揚威戰艦遙遙江霧障

孫權跨江戰黃祖



披堅執銳軍麾望望江海雲低





公紀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一人乃會稽義陽人也。姓駱名統字公緒。一人乃吳郡烏程人也。姓吳名榮字孔休。一人乃襄陽人也。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此數人皆在江東孫權禮敬甚厚。釋義後古戰羣儒有用又得智將數人。一人乃汝陽富阪人也。姓呂名蒙字子明。一人乃吳郡吳人也。姓陸名遜字伯言。一人乃瑯琊莒音人也。姓徐名盛字文嚮。一人乃東郡發干人也。姓潘名璋字文珪。一人乃廬江安豐人也。姓丁名奉字承淵。文武數人共相輔佐。由此江東人物天下稱之。時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差使命往江東命孫權令子入朝為官。以隨大駕。權猶豫未決。引周瑜等詣吳夫人前。議論張昭曰。欲遣赴許昌是操鎖諸侯之法也。若留其質。音一聽所使如不令去。恐操興兵來下江東。勢必危矣。周瑜曰。非也。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音引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

之眾。兵精糧廣。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沈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釋義送質持物與人質一入不待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台不即今云當頭也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道寡同哉。不如勿遣。徐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兵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請早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之言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以兄事之。勿遣子為質。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在北方討賊。未有暇焉。時建安八年十一月。權引兵具舟西伐黃祖。戰於大江之中。祖軍大敗。權手下驍驍將。軍凌操輕舟當先。殺入夏口。被甘寧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統時年十五歲。奮力救父屍首。而歸。權見風勢不利。遂收軍還東。吳建安九年十二月。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為人性急。醉後鞭打士卒。有丹陽



大都督媽音覽都丞戴負音二人常有殺翊之心而未得便翊性剛好勇出入常帶刀劍媽覽因見吳王孫權出討山賊却與翊從人逼洪商議謀殺孫翊彼時請將縣令日來丹陽集會設宴相待翊妻徐氏極聰明顏色美貌更善卜易是日徐氏卜卦象六凶不可會客翊不聽遂與眾大會至晚離散翊素子送客邊洪帶刀跟到門外洪掣刀砍死孫翊媽覽戴負二人拿獲洪明正其罪碎副於市二人乘勢將翊家資侍妾各各分之覽見徐氏美貌遂提刀入曰吾與汝夫報冤訖汝當從我不從則死徐氏曰夫歿尚猶未捨汝可待至晦日設祭祀那時除其夫孝作親不違覽容之徐氏暗喚心腹舊將孫高傅嬰二將入府泣告曰先夫在日嘗言二公忠義故不避羞面告之媽覽戴負二將謀殺夫主只歸罪于邊洪應用家資等件盡已分去覽又欲霸妾妾已詐許以安其心欲得汝一面差人去報吳王當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均三將軍想妾夫之面雪此讎辱持以哀言

畢再拜孫高傅嬰聞知泣淚而答曰吾等昔日感府君恩遇不即來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想計謀計謀未就不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願報府君之仇耳徐氏遂令孫傳二將引心腹猛士二十餘人共成其事孫傳先告二人報知孫權至晦日孫傳二將先伏藏於帷幙之中徐氏於堂上大泣祭祀除服已畢却於靜室薰香沐浴濃妝艷裹言笑自若媽覽二人觀之回報甚喜徐氏令婢接入請覽上坐設席飲酒言欲成親覽飲半酣徐氏復邀密室拜覽却統一拜徐氏曰孫傳二將軍何在覽時持刀躍出覽措手不及殺死於地覽請戴負赴宴負入內未到廳堂早被孫傳二將擒而殺之徐氏遂復穿孝服就將媽覽戴負首級祭於夫靈之前悲哀不已吳王孫權自領軍馬星夜至丹陽見徐氏已將媽覽戴負二賊家小滅門盡殺餘黨不留一箇遂封孫高傅嬰為牙門將令守丹陽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取弟婦徐氏歸家養老江東人無問老小皆稱徐氏之德



後有史官詩讚曰

一節義俱全守此身。報仇斬賊詐相親。三分多少英雄輩。不及東吳

一婦人

東吳各處山賊盡皆平復。大江之中戰船七十餘隻。拜周瑜為大都督。鎮江東水陸軍馬。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權母吳夫人病危。權入問安。吳夫人喚周瑜張昭二人至。吳夫人曰。我本吳地人也。幼亡父母。與弟景徙居錢塘。娶孫堅生四子。昔生長子孫策時。吾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令人卜之。言夢日月入懷者。大貴也。不幸孫策早喪。今已收江東基業。盡付與孫權耳。望汝等可扶持吾子。吾死不愛矣。今病危。囑以後事。願子布公瑾早晚教誨孫權。勿使吾兒有失。江夏黃祖有累世之冤。不可不報。善保江東。以成萬全之計也。又囑權曰。汝之事子布公瑾。以師傅之道。切不可怠慢。吾妹在堂。即同我也。可宜恭敬。汝妹亦當恩養。可擇佳婿以嫁之。汝若不聽

吾言。九泉之下。不相見矣。言訖遂終。具棺槨。衣衾之美。嚴陳祭祀。衆皆哀哭。哭於父之側。高陵至建安十三年春。天氣和煖。孫權張昭周

瑜商議去黃祖處報讐。張昭曰。見居母喪未及期年。不可動兵。周瑜曰。報讐雪恨。何待期年。權持疑未定。北平都尉領廣德長

德長係呂蒙入見。權曰。月明至矣。必有事務。蒙曰。某把灑湫水口。

忽見江夏釋義接一統心江夏今屬武昌曰府一舟傍岸。視之人馬十餘。乃黃祖手

下驍將。某問之。驍將曰。小姓甘。名寧。字興霸。乃巴郡臨江人也。頗通

書史。寧為吏舉計掾。被四郡丞屈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遊俠。招

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眾相隨。挾持弓弩。身披重鎧。腰帶銅鈴。縱

橫於江湖之中。人聽鈴聲。盡皆避之。乃遂聚少年壯猛英雄勇士。八

百餘人作事。往來江中劫掠。下任官吏。更以西川錦作帆幔。左右人

皆被錦繡。時人皆稱為錦帆賊。所到之處。如不接待。放火殺人。如與

交歡。誓不相害。後悔前非。改過自新。引眾人去投劉表。見表事勢。終



必無好誠恐一朝士崩并受其禍遂欲殺果吳被黃祖在夏口軍不  
 得過乃羈留住祖待之甚薄後將軍破祖時祖已大敗却得出寧之  
 力救得祖到夏口待寧如似他今經數年有祖手下都督蘇飛累薦  
 甘寧黃祖曰寧是劫江之賊不可重用因此讐恨蘇飛知其意乃置  
 酒邀寧到家厚禮待之曰吾薦公數次奈何主將不能用日月逾邁  
 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已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由飛曰吾保  
 你為縣長釋義鄂縣故城云鄂縣故城為去就之計就與臨時轉  
 寧因此得過夏口欲投江東誠恐恨而不留蒙說主公求士如  
 兩安記舊讐耶况兼各為甘主又何恨焉遂折箭為讐以保之寧遂  
 召數百人渡江來投主公乞取釣鑿孫權大喜曰吾得與霸之來其  
 破黃祖必矣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蒙拜已畢權曰吾得與霸大稱  
 心矣豈有記恨之理也君勿疑焉願定破黃祖之策寧曰今漢祚日  
 危曹操彌憍音終為篡漢器荆之地釋義荆南按綱月載云屬吳荆

川重荆山荆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

表既慮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於  
 操苦遲緩而操必圖之矣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邁已  
 甚財穀併之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傾  
 廢不修釋義傾廢左傳義四年甲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

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亦據楚關大勢彌廣即漸圖巴蜀矣孫

權聞之曰此乃金玉之論也便教周瑜領兵安排戰船進攻黃祖張  
 昭曰不可見今吾國虛空考證按綱目云今若果行軍恐必有亂甘

寧應聲曰國家以肅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何以希慕古人乎  
 孫權本孟勸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

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也何疑張長史之言乎遂命周瑜為大都  
 督總水陸軍兵呂蒙為前部先鋒甘寧為副將權自領兵後援

起兵十萬來破黃祖祖有細作探知報來江夏黃祖慌忙聚眾商議



令蘇飛為主將，陳就、鄧龍為先鋒，盡起江夏之兵以迎之。陳就、鄧龍各引一隊艤艦，暗截在沔口。釋義：沔，音免，後漢綱目載云：在江，其餘小舟盡屯沔港內。艤艦上各設強弓硬弩，十餘張，并大索縛繫定水面。上東吳兵至，數百小舟鳴鼓前進，艤艦上鼓響，弓弩齊發，兵不敢進，約退數里。水西甘寧與董襲曰：「事已至此，不容不進。」選小船百餘隻，每船軍士五十人，二十人撐船，三十人各披全副衣甲，手執網刀，在前不避矢石，直至艤艦傍，遂砍斷大索。艤艦遂橫，甘寧飛上艤艦，砍斷龍陳，就棄艇而走。呂蒙看見，跳下小船，自舉櫓棹，直入船隊。甘董二將放火燒艇，有艤艦餘船四散而走。陳就急待上岸，呂蒙捨命趕到，張前一刀當胸砍翻。蘇飛岸上引兵來迎，東吳諸將各要爭功，一齊上岸，其勢不可當。抵祖軍大敗，蘇飛落荒而走。正遇東吳大將姓潘，名璋，字文珪，匹馬來到，手腕初交，挾飛於馬上，逕到船中。來見孫權，權怒目視之，汝等害吾父兄萬剛，猶輕命，左右檻車盛之待吾。

活捉黃祖。一發回江東，往墳上享祭，未遲。先教監下蘇飛，便催三軍不分星夜攻打夏口。活捉黃祖，諸將得令，儘力向前。未知黃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孔明遺計救劉琦

時建安十三年春正月，東吳諸將見甘寧成功，各自料搜威風來捉。甘寧說黃祖在江中，船隻盡陷，諸將皆休，情知守把不住，遂棄江夏，望荆州而走，不敢多帶人馬，只帶十數騎出東門，且戰且走。甘寧料得黃祖走荆州，諸將皆西門攔住，寧獨離東門十數里等候。祖料得脫了虎口，正走之間，一聲喊起，甘寧攔住，祖馬上泣告曰：「我不曾輕視汝，汝何反吾？」寧叱之曰：「吾從汝數年，多負勤勞，累立功蹟，汝以常人相待，吾豈容汝哉？」黃祖自知難免，其禍撥馬而走。甘寧衝開士卒，直趕將來，指望捉獲獻功，只聽得傍邊喊聲起處，數騎趕來，寧視之，乃程普也。寧恐普奪了功劳，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黃祖。黃祖中箭，



一計解危霜嶺已無紅葉恨

孔明遺計救劉琦



片言脫禍月溪謾唱碧雲詞





翻身落馬。寧趕至，梟其首級，與程普合兵一處。回江口來，見孫權獻黃祖首級，權親採其髮而衣之，擲之數次。衆將言曰：「留回江東祭祖。」權命以木匣盛貯，當重賞三軍。陸甘寧為都尉，令人守江夏。張昭曰：「孤城亦不可守也。」且回江夏。劉表必與祖報讐，坐而待之，必敗。劉表表敗乘勢而攻之，荆襄可屬。東吳衆權聞其言，遂棄江夏。衆軍下舡而回。權飛在檻車內，密使人告甘寧曰：「蘇飛望將軍垂救，事不宜遲。」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軍已至吳會，權將蘇飛、黃祖一同祭酒，送入府，頓首再拜。權問其故，寧大哭而告之曰：「某向日若不得蘇飛，則骨填於溝壑矣。安得致命於將軍麾下哉。今飛之罪理當宜戮，望將軍垂憐救命之恩，願納功名，以贖飛命。」權曰：「今為君免之。若走去奈何？」寧曰：「飛得免，分家之禍受更生之賜，逐之尚且不去，何從自走乎？」若飛但去，寧將首級獻於階下，代飛之歿。權赦之，遂置酒大會文武。權將王爵勸蒙曰：「今克黃祖，乃卿先斬陳就之功也。」蒙頓首。

謝之。加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遍封諸將已畢。見一人拔劍在手，於筵前大哭。直取甘寧，寧見來取，便將面前果卓以迎之。權自起身抱住其人，年二十一歲，身長八尺，力雄膽大。曾在江中遇祖巡江，將張頭權大惜之。吳郡餘杭人也，姓凌，名統，字公績。因甘寧一箭射死他父，相見如何不報冤雪恨。權勸開曰：「興霸殺死你父親，彼時為主不若不盡力。既然今日一處，便是兄弟，何必計讐。萬事皆看吾之面皮。」統叩頭流血曰：「統自幼隨父事主，恨不得肝膽塗地以報之。今遇殺父之讐，安得不赴命乎？」權與衆官勸之，統欲與寧共決勝負。權加凌統承烈都尉，只就當日撥五千兵戰船一百隻，使甘寧領去鎮守夏口。釋義：按一統志云：夏口在武昌府荊江之中，以避凌統寧拜謝而去。東吳自此廣造軍需，艨艟戰船分兵連絡守把江岸。孫權令叔孫靜引五千軍守把吳會，又將宗族分投鎮守諸處隘口。權自領大兵守柴桑郡。



義柴桑即今江州也周瑜向鄱陽湖教習水軍以防江北之勢話分兩頭却說細作人回新野報知劉玄德東吳破黃祖將黃祖頭祭墳見屯兵柴桑其餘宗親分屯江岸各處隘口未有渡江之意玄德正與孔明談話間忽有劉表使人來請玄德議事玄德問孔明曰此行若何孔明曰此是江東破了黃祖故請主公議定報讐之策也正欲主公去走一遭荆州九郡沃野萬里用武之地已在掌中矣其與主公同往玄德曰雲長守新野帶張飛引五百人馬往荆州來玄德在馬上與孔明曰今見景升當何以對孔明曰當先謝襄陽之罪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切不可應允但說容去新野收拾軍馬玄德遂聽孔明之言來到荆州館驛安下已留張飛屯兵於城外玄德與孔明來見劉表禮畢玄德請罪於階下表曰吾已盡知賢弟被害之事欲斬蔡瑁首級以獻賢弟衆人告免玄德曰非干蔡將軍之事皆下人所為也再不必舉矣表曰今失守江夏黃祖全師危矣故請汝議事玄德曰

黃祖性暴不能用人以致有失今若用兵南征曹操北來當復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賢弟可來替吾吾歿之後弟便為荆州之主也玄德曰小弟安敢當此重任也兄無復多言孔明以目視玄德玄德曰容思良策以保荆州遂辭回至驛中孔明曰劉景升付荆州與主公何以却之玄德曰備感景升之恩未嘗忘報安忍乘其曰奪之孔明嘆曰真仁慈之主也正商議間忽報公子劉琦來見玄德使人琦泣拜曰繼母不能相容性命只在旦夕矣望叔父可憐而救之玄德曰此是賢姪家務事耳吾如之奈何孔明微笑玄德求計於孔明孔明曰此家務事難以區畫少時玄德送劉琦出附耳說之曰來日使孔明回報汝可告如此如此琦謝而去玄德夜卧至五更推辭腹疼不已使孔明去回荅劉琦之禮孔明遂行至公子宅前下馬入見公子公子拜迎邀入後堂茶罷琦曰繼母不容請先生活命孔明曰客寄於此不可言也恐有漏泄不便容回再敘孔明辭退



琦曰既承先生尊降如何便回必欲見性請密室共飲數盃飲酒之後琦又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曰此非亮敢謀也便欲辭去琦曰先生不言則止何故相棄便行再舉盃勸曰琦有一古書願先生教之孔明曰見在何處琦即引孔明登後閣孔明求書觀之琦拜而泣曰繼母不容請先生一言活命孔明怒而便起身見閣門口胡梯已去琦告曰累求自安之策先生未肯見教恐他人之泄漏也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教之矣孔明曰此不可間親新不可隔舊欲得全身遠害別當思之琦曰琦遇難先生不教是絕路也請歿於君前掣劍自刎孔明急止之曰已有良計了琦拜曰請教孔明曰豈不知春秋時晉國獻公正妻生二子長曰申生次曰重耳妻喪之後寵愛驪音梨姬音姬亦生一子姬常諂諂於公欲斬二子獻公思二子賢孝不忍誅之忽一日春濃姬喚申生同遊後園乃令獻公於樓上簾內窺之姬以蜜塗於衣髮之上羣蜂

隨衣飛來落於身上令太子撲趕獻公樓上望之疑戲弄耳心甚恨之姬又詐言先后禫日釋義除服祭名也令二子往祭之祭罷欲分

食祭物左右曰祭母之物不可便食宜先奉上申生令人送之姬暗將毒藥埋於中以供獻公姬却奏曰食自外來不可便食令犬大

忽歿獻公大怒賜朝典令太子歿重耳驚懼逃竄於外邦一十九年

其難去聲後為晉文公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今公子何不效重耳乎且江夏黃祖新亡乏人守禦何不上言乞屯兵此郡而

避禍也劉琦再拜謝指教之後史官有詩曰  
荆州兄弟兩相猜諸葛三令語不開  
以使片言能救脫至今猶在

玉梯臺考證至今荆州古亦見在

劉琦教人取梯送孔明於館驛釋義按一統志即今襄陽府東二里

安計登樓孔明回告玄德玄德大喜次日劉琦上言欲守江夏表猶

未決教請玄德共議玄德曰江夏一郡非親人不可守使劉琦去守



極善。東南之事，兄、父子當之；西北之事，倘願當之。表曰：近聞曹操於新鄴郡作玄武池，以教水軍。釋義：後一統志玄武池在彰德府城西南七十五里。必有征南之意，弟宜防之。玄德曰：弟已知之，兄勿憂慮。遂拜辭回至新野。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却說曹操罷三公之職，自為丞相，以毛玠為東曹掾，崔琰為西曹掾，司馬朗為主簿。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穎川太守司馬雋之孫，京兆尹司馬防之子。弟兄八人，次子司馬懿字仲達，操命為文學掾，並掌典選舉之職。文官大備，乃聚武將商卒，必為心腹之患。可早圖之。操差夏侯惇為都督，于禁、李典為副將，領兵十萬，直抵博望城。釋義：按一統志博望城在河南陽東北七十里。以窺新野。實來擒劉備，還是如何。

諸葛亮博望燒屯

時建安十三年夏六月，夏侯惇欲領兵南征。荀彧諫曰：劉備不可輕

敵。更兼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此去，必然有失。惇曰：吾視劉備如鼠輩耳，必擒之。徐庶曰：將軍不可輕視劉玄德。今又得諸葛亮如虎生翅，操曰：諸葛何人也？庶曰：此人覆姓諸葛，名亮，字孔明，道號臥龍先生。上通天文，下曉地理，熟讀經史，有鬼神不測之機，非等閑之輩也。操曰：比公若何？庶曰：某乃螢火之光，他如皓月之明，庶安能比亮哉。補註：此是徐庶感惇叱之曰：元直之言繆矣。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有何懼哉。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活捉諸葛，願獻惇首與丞相。操曰：軍無虛言。惇曰：願責軍令狀。操曰：汝早報捷書，以慰吾心。惇遂奮然而辭。曹操自引軍登程，却說新野劉備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有雲長張飛心中不悅，遂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學？兄長敬之大過。又未見他其實效驗。玄德曰：吾得孔明，猶魚得水也。汝弟兄勿復多言。關張見說，不言而退。玄德平生愛結帽，或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得尾自結之。孔明入看，正色而言曰：明公無復有遠志，但事此而已耶。



路狹林深勒馬夏侯奔走處

諸葛亮博望燒屯



風號火急輕車諸葛笑譚時





玄德遂投於地而言曰是何言也吾誓忘憂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  
 劉荊州若何玄德曰不及孔明又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  
 誠不如也孔明曰今皆不及而明公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萬  
 一曹兵至當何以迎之玄德曰備正愁其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招  
 募民兵以充其數亮自教之可待敵也玄德遂招新野之民三千餘  
 人朝夕演教陣法一進一退不失其節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  
 萬殺奔新野關張先知張飛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敵便了正說之間  
 方應諱商議軍機之事關張入見玄德曰夏侯惇引兵十萬火急到  
 來如何迎敵雲長躊躇音踌未決張飛曰哥哥使水去便了釋義德  
 常言吾得孔明如魚得水飛故言此玄德曰智賴孔明勇須二弟何須言也關張出玄  
 德請孔明議事玄德曰今夏侯惇引十萬兵到來何以迎之孔明曰  
 但恐二弟不肯賓服如欲亮行兵須假劍印玄德曰即便付之孔明  
 聚集眾將聽令張飛與雲長曰聽令去別作理會孔明曰博望離此

九十里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軍馬雲長可  
 引一千五百軍往豫山埋伏只等彼軍來到放過休敵其輜重糧草  
 必在後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縱兵出擊就焚其糧草翼德可引一千  
 五百軍去安林背後山峪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  
 舊屯糧草處縱火掩之關平劉封可引五百軍預備引火之物於博  
 望城後兩邊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去樊城取回子龍令為  
 前部不要贏口只要輸把軍馬迤邐退後主公自引一枝軍馬救援依  
 計而行勿使有失關張問孔明曰我等皆離縣百里埋伏你在何處  
 孔明曰我獨自守縣張飛大笑曰見其智也我們都去廝殺你在家  
 裏坐的此是何理孔明曰劍印在此違令者必斬玄德曰豈不聞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兄弟不可違令張飛冷笑而去飛與雲  
 長曰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那時却來問他未遲二人去了衆  
 皆未知孔明韜畧不肯賓服子龍引軍到了孔明付計與子龍去畢



劉玄德問曰劉備若何孔明曰今日可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來日黃昏敵軍必到坡下主公便棄走汝為號主公可復回引軍掩殺天明羅兵亮與糜竺糜芳引五百軍守縣孫乾簡雍准備慶喜筵席安排功劳簿派撥已定玄德亦疑却說夏侯惇并子禁李典兵到博望選一半精兵作前隊其餘跟隨糧草車行是時秋七月間商颺掃余起人馬趨行已牌時候夏侯惇在前望見塵頭起處便將人馬擺陣勢惇問曰此間何處鄉官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坡後面便是羅川惇傳令着子禁李典押住陣脚惇親自出馬於陣前將同宗夏侯蘭護軍韓浩及數十騎將兩勢擺開敵軍到處夏侯惇人笑諸將請問曰將軍何故哂音審笑之惇曰吾笑徐庶在丞相面前說諸葛亮村夫為天上之人今觀他用兵便可見了也似此等軍馬為前部與吾作對正如犬羊與虎豹鬪耳吾在丞相面前一時誇口要活捉劉備孔明今必應前言也不可停住汝與吾弟催捉軍馬星夜上平

新野吾之願稱也遂自縱馬向前答話新野之兵擺成陣勢子龍出馬博罵曰劉備乃無義忘恩之徒汝等軍士正如孤鬼隨鬼耳子龍大罵曰汝等隨曹操鼠賊也夏侯惇大怒拍馬向前來戰子龍兩馬交戰不數合子龍詐敗退走夏侯惇趕將來眾軍先退北軍死殺將來子龍押後陣抵當約走十餘里子龍回馬又戰不數合又走韓浩拍馬向前諫曰趙雲誘敵恐有埋伏惇曰敵軍如此雖十面埋伏吾何懼哉趕到博望坡一聲炮響玄德自引軍一枝衝將過來接應交戰夏侯惇回顧韓浩此即埋伏之兵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罷兵催軍前進掩殺玄德子龍抵當不住迤邐退後便走天色已晚濃雲密布又無月色書風不起夜風不作書風既起夜風必大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前面敗軍自認隊伍而走惇傳令趨後軍掩殺于禁李典趕到窄狹處兩邊都是蘆葦典與禁曰賊敵者必敗禁曰敵軍甚猥音尾不足畏也李典曰南道路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于禁



曰曼成之言是也釋義曼成李典之字也吾速近前跟都督你可止住後軍

李典勒回馬大叫後軍慢行人馬走後那裏攔當得住于禁驟馬大

叫前軍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間見于禁從後軍而來便問如何

禁曰愚意度之南路道狹山川相逼樹木叢雜恐使火攻夏侯惇猛

省言曰文則不早言幾錯落其套中矣却欲回馬只聽背後喊聲震

起早望見一派火光燒着隨後兩邊蘆葦亦着四面八方盡皆是火

狂風大作人馬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背

後于禁趕來軍馬擁併如何得退且說李典急奔回博望城時火光

中一軍攔住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李典縱馬軍混戰奪路而走夏

侯惇于禁見糧草車輛一帶火着便投小路而走夏侯蘭韓來救

糧草正遇張飛交馬數合張飛一剗刺夏侯蘭砍于馬下韓浩奪路

走脫直殺到天明却總收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史官有詩

曰

博望燒屯用火攻綸巾羽扇笑談中濃煙撲面山川黑烈焰飛來

宇宙紅不致夏侯誇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直須驚碎曹公膽初

出茅廬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敗軍而回許昌却說孔明收軍關張二將上馬託孔明

真英傑也行不數里見一輛車糜竺糜芳兩邊簇擁約有五百軍視

之乃孔明也二將下馬拜伏于車前馮史玄德于龍劉封關平等皆

至收聚眾軍糧草數百車分賞將士班師回新野孫乾引新野父老

出廓迎接望塵避道拜舞雀躍而喜曰吾屬全生皆使君得賢人之

功也回至縣中孔明曰夏侯惇雖然敗去曹操必自引兵矣玄德曰

似此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計可敵曹軍還是如何

獻荊州蔡說劉琮

却說玄德問孔明求保全之計孔明曰新野小縣不可久留近聞荆

州劉景升病在危篤借此郡以圖安身其精糧足可以抗拒曹操也



全傳三國演義卷之四  
求解征衣山鳥有懷悲北樹

戲荆州聚說劉琮



願為降虜野桃無語笑東風





玄德曰公之言其善奈何備感景升之恩安忍圖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後悔何及玄德曰吾寧死不忍作無義之人眾皆嗟嘆不已孔明曰且理會軍伍事靜軒有詩曰

天下紛紛逐鹿晨餓禽尚且欲投林不辜不負非貪取真有中原王者心

邳說夏侯惇軍回至許昌面縛見操跪於階前請死操乃就教解縛請上廳問其故惇曰某至博望坡下遇將軍欲盡力去取劉備被諸軍造用火攻火起處自相殘踏十傷四五操曰汝自幼用兵豈不知狹處用火攻也惇曰于禁曾言悔之不及操問于禁禁將前言以荅之操曰文則固如此高才堪任大將軍矣考證後來水滸七軍折去許多人馬只此一興起遂厚賞之操曰吾心上所憂乃劉備與孫權矣餘皆不足介意吾今有百萬之眾不乘此時掃平江南失其機會也便傳令起軍五十萬曹仁曹洪為先鋒張遼張郃為第二隊夏侯惇夏侯淵為第三隊于

禁李典為第四隊吾為主將領文武大將為第五隊各引兵十萬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引三千軍在先鋒之前所到之處逢山開路遇水壘橋選日出師必然得勝荀彧等守許昌選定在建安十三年七月末旬丙午日出師時太中大夫孔融上言諫曰荊州劉表新野劉備皆漢室宗親又不曾侵犯境界反背朝廷江東孫權虎踞六郡更有大江之險不易取也今君興無義之師損軍折民大失天下之望操叱之曰劉備數侮於吾是吾心腹之大患劉表養之必為反背孫權逆命安得不討之耶再諫必斬孔融出府長嘆曰以不仁征伐至仁安有不敗乎時有御中大夫却慮從者聽之說與慮慮常被孔融侮慢心甚恨之入見操曰丞相欲知孔融反乎操曰公試言之慮曰融常戲侮丞相知否各舉其一二以正其罪丞相下令禁酒融上言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唐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皆好色而亡國今世何不禁其婚姻耶此



融之深譏丞相也又常記曰丞相問妲己之事融對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丞相以融文傳謂書中所記深信之後又聞之有云妲己却被武王斬之丞相問融曰以今時庶之想必當初如此矣是融看丞相何如人耶且曰彌衡互相稱贊衡贊融曰仲尼不伐融贊衡曰顏回復生向者衡之辱丞相少融之使也此皆不足論融與劉備劉表甚厚常常音信往來融又對孫權使訕謗朝廷潛通消息此可見融大逆不道之情也曹操聞之大怒御史之言是也可喚此賊斬之於市遂命廷尉執去赴刑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曰那有巢毀報曰尊君被廷尉執去赴刑場二公子何故不起二子曰那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言未畢廷尉又至盡捉融家老小斬之滅夷其族號令融父子屍首於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曰文舉捨我而死吾何獨生乎人報知曹操操欲殺之荀彧曰某聞脂習常諫孔融曰公剛直太過必罹世患乃義人也不可殺操赦之習收融父子屍首並皆葬

補註後魏文帝以習有奕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又深好融文魏晉書曰揚班儁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無賞以金帛所著詩論六言策文表後來史官憐孔融之才而作讀曰  
孔融居北海豪氣貫長虹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文華絕世態詞語侮曹公脂習憐剛直收屍解送終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音正色不容弑雷之謀也羊傳曰孔父正色立朝則人不敢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望也也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存移鼎也漢之鼎人存謂曹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履折而已言其負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也遂昌尹氏曰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曹操之所憚者危史謂操慮鯁大業其言是矣故



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甘官

玄德固執不以通不達  
變其宗義之仁乎

曹操既斬孔融後遂令五路軍馬先發三隊次第而行却說荆州劉表病重使人請玄德來托孤時尚未知操兵來玄德引關張星夜到荆州見劉表表曰吾今病在膏肓音托孤於賢弟我子無才諸將零落我死之後賢弟可攝荆州玄德拜於床下曰備當盡竭忠誠扶助貧姪安敢以攝荆州之重任乎玄德力辭不受次日人報曹操兵來玄德急辭劉表星夜再回北野孔明問其故玄德乃言托孤之事孔明曰主公不受禍不遠矣玄德曰景升待我甚厚今若舉此事人言我忘其大恩故不忍也却說劉表病重又聞曹操領百萬之眾來平江漢此驚不小商議寫遺囑令弟劉玄德輔助長子劉琦作荆州之主蔡夫人聞之大怒閉上內門使蔡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其時長子劉琦知父病重急離江夏逕到荆州探父病症至外門蔡瑁急營往曰荆王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雖其任至重今棄其眾而遠來

身兵至加之奈何入見父必中重知其病增非孝敬也君宜速回劉琦立於門外大哭一場上馬再回江夏八月戊申日劉表在臥內歎數聲而死後來史官有詩讚曰

昔聞袁氏居河朔今見劉君霸漢陽無決有謀空戰討外內狹遠賢良給因譚尚須傾國表為琦琮立喪邦觀此可為千古戒怨魂應是遠荆罪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言不仁且書契以來殆未之有者也英雄大

世有卓而大氣作而卓身無道秦奔縱曹多歷年所董卓自稱威自取之也臣公之以氣利無道秦奔縱曹多歷年所董卓自稱威無毫芒之功鐵芥之善而前狂妄自卓立固義夫衣紹劉表咸有之振腕人鬼之同疾但云色淫不然不則大惡

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誇昭漢南紹雁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何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



業。紹之殺田豐。乃其於羽遠矣。

蔡夫人與蔡瑁張允密議曰。假寫遺詔。令次子劉琮。荊州為主。方與哀報文武知會。此時劉琮方年一十四歲。頗聰明。乃聚眾言曰。吾乃漢室宗親。有荊州之地。今父辭世。吾元見在江夏。更有叔父劉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為主。倘兄與叔。興兵問罪。如何解釋。眾官未有言對。只見階下幕官李廷出班。答曰。公子之言。理當至善。可急發哀書。報知江夏。就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就教劉玄德一同理事。此可以敵曹操。南可以拒孫權。此萬全之計也。蔡瑁向前言曰。汝等何人耳。敢亂言以逆故主之遺言也。李廷出大罵蔡瑁曰。皆是蔡氏宗黨。逆子。送了荆襄之九郡耶。吾寧死不願為亂法度之人也。蔡瑁令推出斬之。將首級獻於階下。遂立劉琮為主。不報劉琦與玄德。知將靈柩上車。蔡氏宗族并分領荊州之兵。護送蔡夫人劉琮。前赴襄陽屯紮。以防劉琦劉備之亂。就築表於襄陽城東四十里漢陽之原。却令治

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琮到襄陽。却繞下馬。有人飛報劉琦曹操引大軍。徑往襄陽而來。琮遂請蒯越蔡瑁等眾商議。東曹掾傅翼字公梯進言曰。今故主新亡。大公子在江夏。今却不知他若知時。則與兵奪之。荊州危矣。此一利害也。如今主公自在襄陽。又不報玄德知之。今新野止一江之隔。他若得知。必興兵問罪。此二利害也。操引百萬之眾。欲吞江夏。此三利害也。雖有三處之患。翼有一策。可使荆襄九郡之民安如泰山。亦足保主公之名爵也。琮問之。翼答曰。不如將荆襄九郡人馬。獻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於主公也。琮叱之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業。坐尚未穩。何受制於他人。吾不為也。蒯越曰。傳公梯之言是也。主公如不納諫。其危有三。琮曰。何為三危。越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今曹丞相南征北討。以朝廷為名。主公拒之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此名國危。一也。主公以新造之衆。而拒抗中國百萬之師。此為勢危。二也。主公勢弱。以求於玄德以援之。量玄德



何足以禦曹公若足以禦曹公則女安肯居於主公之下哉此號  
 身危三危有此三危而欲與曹公爭衡正如一塊土而填大海豈不  
 難乎况兼兼之衆聞曹公之兵勢若雷霆威如雷電未戰而膽先  
 寒安能與之敵哉琮曰諸公善言非吾不從安忍以元君之業一旦  
 廢之此誠取笑於天下也言未畢一人昂然而進曰吾有片言為荆  
 襄悠久之計還可聽納不衆視之乃荆州上賓山陽高平人也姓王  
 名粲字仲宣曾祖王襲漢順帝時為太尉祖日暢漢靈帝時為司空  
 父王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粲年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時邕高  
 賓滿座聞粲至倒屣迎之粲容短瘦弱身材短小一座之客皆驚  
 曰蔡中郎何為獨故此小子耶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畫皆與之平卜七司徒辟召除為黃門侍郎因西京  
 擾亂官不就避地來荆州劉表以為上賓粲博聞強記人皆不及與  
 人共之觀道碑碣人問曰卿能闇誦乎粲曰能因使背誦之不差一

字州人着其局壞之類為復擺着基者不信以怕蓋局粲另取一局  
 以擺之令相比較不差一道一子又善美其筆術畧畫舉筆成章無  
 所改抹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當時對劉琮曰僕今有愚計願進之  
 於將軍可乎劉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今倉卒  
 之際強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  
 為公侯觀今古之成敗能先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料比曹  
 公何如琮曰吾不如也粲曰如某所聞曹公乃人傑也雄畧冠時智  
 謀出世敗袁紹於官渡驅孫策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  
 登考證已上三句皆張騰虛偽妄作非臬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  
 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若聽粲之言捲甲倒戈應天順命  
 以歸曹操操必重待將軍保已全家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  
 計也粲遭亂世流落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用敢不盡言將軍明聽  
 勿使後悔琮曰先生教之雖是如此亦須告稟母親知道蔡夫人在



屏風後轉出而言曰仲宣之言公悌之謀英度之見興廢之事所見相同何必告我便差人寫降書今宋忠潛地送投曹操納降書宋忠直到宛城接着曹操獻上降書操大喜加忠列侯賜衣服鞍馬分付教劉琮出廓迎接便着他來為荊州之主宋忠拜別曹操而回襄陽將次渡江路上撞見一校人馬宋忠無路得避只得相迎乃是關雲長也雲長盤問宋忠懼怕不敢抵諱只得實告之曰劉琮已歿立劉琮為主聞知曹操軍馬到來使忠賫送降書到宛城投曹操了雲長大驚隨捉宋忠來到新野見玄德雲長備言其事玄德聞知哭倒於地未知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火燒新野

却說玄德聞知劉表已歿劉琮降曹情感於中淚泣已絕眾將勸曰張飛曰大事既然如此可先斬宋忠隨起大兵渡江奪了襄陽殺了劉琮哥哥便是主也玄德曰你且緘口我有斟酌拔劍而指宋忠曰

你知眾人作事何不早來報我今欲斬汝之頭不足解吾之怒汝可速去宋忠曰恐縣外人殺也玄德曰汝汝而復殺非大丈夫也誰敢違吾忠拜謝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正憂悶之間忽報江夏公子差伊籍到來玄德思昔日之恩下階而接請於堂上禮畢玄德稱謝前恩問其來意籍告曰昨者大公子同籍撫守江夏忽聞得劉荆州已故被蔡夫人與蔡瑁等兩議不來報喪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回說是實恐使君不知特差籍來齊哀書呈上玄德拆書視之書曰

孤子劉琦謹獻哀書上達於叔父大人座前近聞先君薨於荊州繼母與蔡瑁張允二人商議不即報喪矯立弟劉琮為九郡之主大亂綱常實難容忍伏望叔父垂憐盡起麾下精兵約會同威惡黨共取先君之基業實為萬幸泣血拜書立待批回時建安十三年

玄德看書畢與伊籍曰機伯只知劉琮為主又不知將九郡已獻曹



烈焰上騰頃刻楚天紅萬里

諸葛亮火燒新野



濃烟下匝須臾新野暗三軍





操也。籍大驚曰：使君不如以吊喪為名，前赴襄陽，誘劉琮出接，就擒下。盡捉諸黨殺之，則荆州已屬使君矣。孔明曰：機伯之言是也。吾主公可從之。玄德垂淚而言曰：兵兇臨危之時，托孤於我，今若背信自濟，吾死於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而見劉荆州耶？孔明曰：如不舉此事，目今操兵已至宛城，前軍離此不遠矣。將如奈何？玄德曰：不若走樊城以避之。釋義：樊城在襄陽西北五里。正商議間，數次人飛報操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教伊籍回江夏整理軍馬，遂求計於孔明。孔明曰：主公且寬心，前番一把火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今番曹軍又來，必教他中這條計。我等在此屯劄，不住了，便差人四門掛榜，曉諭居民無問老小男女，限今日皆跟吾往樊城暫避，不可自誤。曹軍若到，必行不仁，傷害百姓，一連差十數次催趕百姓，便行就差孫乾往西河兩岸調撥船隻救濟百姓，然後便差糜竺送各官老小到樊城。已將百姓盡行起身，喚諸將聽令。先教雲長引一千人，各帶布袋去白河二

派頭埋伏，用布袋裝上磚瓦，上河堰住白河之水。到來日三更已後，只聽下流頭人馬喊嘶，此是兵至矣。急取布袋放水，淹之。却順水殺將下來，接應雲長受計去了。孔明喚翼德引一千軍去白河渡口埋伏。曹軍被淹，此處水勢甚慢，人馬必從此處難，可乘勢殺來接應。雲長翼德領計去了。孔明又教趙雲曰：你可引三千軍先取蘆花乾柴，放在新野近城人家屋上，各處碼頭上，暗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來日是卯日鷄直日，黃昏後必有大風。大風勢起，曹軍必入城安歇。汝將三千兵為四隊，汝自領軍一半，一半分作三隊，縣南北西門各五百軍。先將火鎗火砲火箭射入城去，火勢大作，城外吶喊，只留東門放走，你却在東門外伏定，敗軍亂竄，不可攔住，只顧在後擊之。敗軍無心戀戰，必然奔走。此乃寡敵眾也，必得全功。天明會合收軍，便回樊城。不可遲誤。趙雲聽令，亦去。孔明再喚糜竺、劉封二人，可帶二千軍，一半紅旗，一半青旗，新野縣外三十里鵝尾坡前擺開青紅旗號。



混雜如曹軍一列糜芳一枝軍紅旗走在右劉封一枝軍青旗走在右他疑必不追趕却令去探東西南北角上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敗兵然後却來白河上流接應主公時刻休候二人去了玄德與孔明登高望之孔明調撥已定却說曹仁曹洪為前部先鋒引大軍十萬戰將數員前而有許褚引三千鋒甲軍望新野進發日當正午來到鵝尾坡許褚問知導官曰此處至新野有多少路答曰只有三十里許褚差數十騎先行不聽望見坡前人馬擺開撥馬回報言說前面依山傍嶺一簇人馬盡打青紅旗號不知多少許褚教執一百皂旗領三千軍一齊向前劉封糜芳分為四隊青紅旗各歸左右旗色不雜隊伍不亂許褚勒馬教休趕左右曰何為不趕褚曰前面必有埋伏之兵你等只就在此住答我自去稟先鋒許褚一騎馬來見曹仁稟說前事曹仁曰豈不聞兵法云有虛有實之論此是疑兵必無埋伏可速進兵吾乃追之許褚復回坡前提兵直殺入至林下

追尋一人不見此時紅日墜西許褚却欲進縣只聽得山上大吹天播忙引軍看時只見山嶺上一簇旌旗叢中兩把傘蓋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對坐飲酒褚見了大怒尋途路上山狹路播木砲石打將下來褚不能前進只聽得山後喊聲大震欲尋路斲殺天色已晚曹仁曰且去搶城安歇軍士四門突入並無阻當之兵城中又不見一人曹洪曰此是計窮勢孤所以盡帶百姓連夜去了衆軍權且安身來日平明進兵此時各軍饑餓走乏皆去奪房造飯曹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初更已後狂風大起守門軍士飛報火起曹仁曰這火是軍士造飯不小心遺漏之火不可自驚說猶未了數次飛報南北西三門等處皆是火起曹仁急叫衆將上馬時滿縣火起上下通紅當夜之火又勝博望燒屯之火後來史官有詩曰

姦雄曹操守中原九月南征到漢川風伯怒臨新野縣祝融飛下焰摩天雕梁盡棟為焦土鐵馬金戈冒黑煙惟有卧龍施妙策神



機全在火攻篇

曹仁引衆將突煙冒火尋路奔走忽一人報東門無火曹仁等急衝出東門門上火滾煙飛軍士逃出自相踐踏死者無數却說曹仁等方纔脫得火厄背後一聲喊處趙雲引一軍趕來混殺一陣曹仁敗軍自逃性命誰肯回身斬殺正奔走之間糜芳引一軍衝殺一陣曹仁大敗奪路而走劉封引一軍又殺一陣到四更時分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却便走到河邊人馬都下河喫水人爭飲水互相喧嚷馬見河水亂行嘶吼却說雲長在上流望見新野縣火起度其時候軍馬已到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急令軍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衝流人馬皆溺於水中曹仁引衆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聽喊聲大震一校軍馬攔路當先大將乃燕人張翼德也兩軍混殺一處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起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

歲共首尾九年事實





Large stylized seal script character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possibly reading '上海图书馆藏'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卷之四

九



